



《望三散人感旧集》扉页

簪纓世家甲第连云 郭家南园修竹万竿

据《潍县志稿·民社·氏族》载，旧时潍县郭姓九族，以郭礼为迁潍始祖的一族，原籍高唐州（今聊城市高唐县一带），明朝成化年间，郭礼来潍为塾师，“设帐授徒”于县城，后人潍籍，“遂家焉”。书香传家，发奋苦读，世代人才辈出。

至明末天启年间，郭尚友官至户部尚书，进入朝廷中枢机构，一时成为县内名门望族，后世郭一路曾出任江西饶州太守（知府）。至清朝乾隆中期郭一路侄子郭伟勳、郭伟业兄弟一代时，依然簪纓传家，显赫不替，甲第连云，花园清幽，此时任潍县知县的郑板桥写下过这样关于郭氏的诗句：“连云甲第尚书府，带宅园林太守家。是处池塘秋水阔，红荷花间白荷花。”

郭伟勳，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被朝廷钦赐翰林院检讨；郭伟业，字貽昆，号质亭，一时结交多为文士名流，为知县郑板桥所推重，县中修城墙、建义仓、赈灾荒等皆“举为总事”。家有亭园“南园”，修竹万竿，清幽蔽日。园中主建筑旧华轩，雕梁画栋，气势非常，郑板桥常借此宴客。郑板桥罢官归里后，仍画出巨幅竹图，并题有诗句“七载春风在潍县，爱看修竹郭家园。今日写来还赠郭，令人常忆旧华轩”，回赠郭氏族人。

清朝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郭麐（lín）出生在这样一个累世富足、簪纓相传的家族中，郭伟业即其曾祖。

祖父一代渐至败落 父爱饮酒不善治生

据《郭氏族谱》载：郭伟业终年66岁，生有五子，“或以文贵，或以文显”。然而，郭麐祖父郭启翼一支却渐呈现出败落之势。郭麐后来的诗文中，无不透露着败落起因的信息。

郭启翼，号莲溪，出任过江西南康府同知。因“忤上官”罢官归里，自此居家23年，不复出仕。郭启翼走上仕途是由科班还是捐班，缺乏考据资料。同知为佐官，依据清代官吏制度，佐官一般由捐班出身的人员担任。如是捐班，需向朝廷付出不在少数的银两，更何况是府级这样的官吏，其捐纳数量可想而知。世家子弟，富贵骄人，“忤上官”或是在所难免的事情。

其居家23年中，正值清代乾、嘉间金石学兴起，郭启翼醉心治印，有《松雪堂印萃》8卷、《代摹印萃》12卷传世，并以此传授儿子，为人治印时，先让儿子“开荒”刻出雏型。正如后来郭麐自谦所说：“鄙陋小民，读书不知务实用”，以至于留给后世遗产可谓身无长物，传至郭麐，只有一只狸斑石“印合”。

郭麐父亲郭君佐，字献陞，仅为太学生，著有《自娱草堂随笔》1卷，不善治生，年轻时能一次饮下白酒二斤不醉，却往往狂态胥露。后来在宋人白话小说里，读到了一条关于饮酒的谚语：

少年幕客 名门后裔



明朝成化年间，郭礼来潍为塾师，书香传家，世代人才辈出。至明末天启年间，郭尚友官至户部尚书，郭家一时成为县内名门望族。然而，郭麐祖父郭启翼一支却渐呈败落之势。郭麐为庶出，人生开局即遭风雨，少年时被族侄郭熊飞赏识，聘为幕客。郭麐24岁时，郭熊飞猝然去世，郭麐孑然一身回到潍县。

“少吃不济事，多吃济甚事。有事坏了事，无事事出事”，才恍然醒悟，逐渐戒酒，但为时已晚。虽为生活细节，却道出了败落个中原因。郭麐后来拜墓祭奠祖父时写道：“凄风冷露凋白杨，空忆当年松雪堂。我是清白吏子孙，残衫破帽拜斜阳。”

郭熊飞悯其“穷遇” 聘为幕客辗转多地

郭麐为庶出，生母袁氏为父亲郭君佐侧室，在儿子出生几年后，不幸离世。此后，对郭麐呵护有加的同母大姐哀母致疾，也离开人间，自此，郭麐走上了风雨人生的“穷遇”开端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历史给予郭麐一个走出困境的机遇。

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，郭麐族侄郭熊飞升为湖北夔州知州。郭熊飞，字次虎，少年丧父，家境败落，经历了一段苦难童年。发愤苦读，考中进士，渐在宦途中成为“封疆大吏”，深为朝廷倚重。同病相怜，对这位少年族叔的才华倍加赏识，“悯其穷遇”，遂聘郭麐为幕客，自此，这位“望三散人”始客三峡，随郭熊飞辗转多地，走上了“南船北马”的人生旅途。

这一年的郭麐只有14岁，少年幕客，匪夷所思。但事情确实如此，后来，高密文士单余庆为郭麐诗作《望三散人感旧集》写的书后跋语中记载：“年十三四即以诗为少垞尊人次虎方伯公所推重。”说是幕客，起初只是郭熊飞儿子郭斌寿（字少垞）亦师亦友的伴读兼塾师。14岁少年，离家远行，此情此景，不难设想。其间，曾写下《托族人寄家书》诗作：“天高过雁秋，含泪送行舟。故国三千里，蓬门尔旧游。好传书外语，慎话客中愁。落拓寻常事，高堂双白头。”

好在郭熊飞慧眼识珠，主宾意气相投，十几年随幕署赴榆林，至武昌，逮苏州，任保定，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，诗酒唱和，厚积薄发，迸发出了光彩照人的诗情才华。岂料，人生风华正茂之际，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郭麐24岁，世事难料，郭熊飞猝然去世于保定布政使任上。平生知己逝去，不啻惊雷轰顶，郁郁难释的心境中，郭麐孑然一身回到了故乡潍县。

所谓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予成”。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郭麐已移居乡村13年。雨滴荒圃，秋风飒然，忽忆平生知交相继零落，触绪生悲，声泪俱下。于敝方底（抽屉）中检取丛残，托人抄写，集成《望三散人感旧集》诗作一卷，在自己的学生、郭熊飞儿子郭斌寿的资助下，次年刊行于世，完成了平生的第一部诗卷。在诗卷的《自序》中，诗人写下了成书之因，平日诗作“皆率尔成率尔去也。泊道光丁酉客夔府，因次虎怱怱而有存者”“次虎每出以示人，而海内贤豪亦辄引为匏鼓之司”“自抚生平，弗能无感于次虎”“翻然揭此，假以祭南船北马十五载之沦迹，兼以志二三大人长者之濡沫。鸡肋将弃，辄复停箸耳”。

“鸡肋将弃，辄复停箸”，在《自序》中自谓“非与郢人较抗堕也”。他不敢以“诗人”自许，正如古诗人孟浩然的诗意境界：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



郭启翼的著作《松雪堂印萃》